

风物写意

蹲守美好

李科洲

我站在木棉花下，等待风来。风是一列火车，风是一段美好。火车穿过木棉花，会带来风，也带来美好。我翘首看着远方，有点煎熬，又充满向往。此前，在网上反复播放一段短视频：一列火车远远地驶来，拐一个弯，驶进木棉花中，驶进怒放的美丽。那是驶进春天的列车，深深地打动了。于是，我来到这小山村，站到木棉花下，等待列车的到来，等待那一声长鸣，等待那一阵长风。铁轨上，铺满了落花。这是迎宾的红地毯。铁路旁，站立着几位游客，就像卫兵列队。他们高举手机，对准拐弯处。木棉花就开在拐弯处。火车只有开到拐弯处，才能露出头，而一露出头，就会一阵风般一卷而过。我翘首看着远方。这时，群山皆屏气，花开似有声。我想，火车司机一定是最幸福的司机吧？他每天从花丛中穿过，还有这么多人在列队欢迎他。火车还不来，我耐心等待。火车也许会来，也许不来。它什么时候来，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它没有对外公开的班次，有时会有半小时一班，有时会一两个小时才来一次，有时隔很久它都不来。我也不急。它若不来，我就看花开。观景台上游客很多。我注意到不远处有位老兄，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铁轨旁的石头上。我走过去，坐在那位老兄身边。他说他是个无聊的人，已经来这里好多次了，还到过别的地段拍摄木棉火车。我说，正好，我是个无用的闲人。我把名利丢在了长安，算计也让风吹走了，剩下的是如火的木棉花，以及热切的等待。他说，在这个角度拍火车，效果会更好些。他拿出手机，给我展示他前段时间拍的照片。照片上，木棉花开得特别火红，火车头的绿和花的红两相映照，更显出花的浓烈。我来时，花已经没那么繁盛了。我的心里掠过一丝失落，但很快又释然了，我觉得现在的花也十分美好。火车拉的是矿，有时是化肥，也可能是水泥。当忙碌的火车遇见闲开的花，以及闲观的我们。那是一种怎样强烈的对比，以及说不出的美好。也许，我们是它眼中的风景呢。我希望火车能看见我，也希望花能看见我。站在木棉花下，等待也是一种美好吧？况且，山路上走走停停，我已经收集了很多美好，有蛙声，有稻香，还有风清与月白。稻田边，我捡起落在泥里的木棉花，扔进小水洞里。它漂在水上，打个漩儿，沉入水底，又冒起头，顺着水流飘走。我觉得它运动的弧线特别美，便捡起好几朵花，一一扔进水流中。再往前走，有一条水渠从铁轨下面穿过。S形的铁轨，S形的水渠，有一种动人的美。一声长鸣传来。“火车来了！火车来了！”人们喊叫着，各自找好位置，举起手机，摆好拍摄姿势。铁轨在轻轻震动，预告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来。又一声长鸣，拐弯处，绿色的火车头冲出来了，“嘣”的一声就袭向我的摄像头。这最美的瞬间一闪而过。当我转动摄像头，只能拍到远去的车厢。很快，火车就消失在另一个拐弯处，留下静静的木棉树，以及铁轨上的落花，以及呆立的我。人们陆续离开。半轮月升起在东边，而西边的落日还在天边透出一片红。日和月同时注视着铁轨上的木棉，无言，又似乎充满深情。早就没有人群的喧嚣了，但我并不急着走。在寂静中，有一种别样的美好。

海天片羽

人生月牙白

程应峰

伸开手指，指甲上清晰地呈现的月牙白，每天都在眼前闪现的月牙白，熟悉的月牙白，一不经意，就教人陷入了对生命和人生的沉思。月牙白，也称为半月痕。在指甲下方五分之一处，一条月白色弧形痕，就是半月痕。半月痕又称健康圈，是人体精气的表征。半月痕的发育深受营养、环境、身体素质的影响，当消化吸收功能欠佳时，半月痕就会模糊，减少，甚至消失。十个手指都有月牙白，表示精气充足，精力充沛，机体免疫力强盛。人体新陈代谢，手指上没有血管通过的部分就会形成白白的月牙。小孩是没有月牙白的，老人呢，随着年龄增长，月牙白会不易觉察地变大直到消失。中医学认为，爪为筋之华，血之余，气不耗归于肝为血，血不耗归于肾为精，精不耗归于骨为髓，所以指甲上的月牙白，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半月痕显示的信息是精血气的状况。月牙白的盈亏和光泽度，昭示着一个人健康状况的变化。月牙白，最易让人想到天上寂寥的月牙。“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一弯胖胖瘦瘦的月牙，贯穿古今，由过去而现在而将来，它往往是一个人寄情念旧的最佳载体。在日子的更迭交替里，面对一弯月牙，人类的情感总会潮起潮落，此消彼长，有牵绊，有维系，也有取舍。“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身体上固有的月牙和天上的月牙，以它们的形态和光亮，默默地述说着人生和自然的法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月的圆缺，源于深奥莫测的天体运行，那是源于自然的谜一样的规律。人生月牙白的消涨，何尝不是昭示着生命的得失进退？

嘉祐六年(1061)七月，苏洵(苏轼的父亲)经有“铁面御史”之称的赵抃举荐为秘书省试校书郎刚近一年，又被任命为河北霸州文安县主簿，与项城令姚辟修纂《礼书》。八月二十五日，宋仁宗再次亲御崇政殿，制策取士，考官为胡宿、沈迈、范镇、司马光、蔡襄五人，结果苏轼入三等，苏辙(苏轼的弟弟)入四等。大宋自赵匡胤开国百年以来，能以制策入三等的，只有吴育和苏轼二人。欧阳修难抑兴奋之情，给时为殿丞的焦千之去信写道，“苏氏昆仲，连名并中，自前未有，盛事！盛事！”

朝廷诏令下达，苏轼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苏辙为商州军事推官。

这是苏轼漫长人生中的第一个官职。当他于十一月辞别父亲，与送已赴任的弟弟苏辙离开开封城门，才算真正结束了自己的京师之旅。兄弟长途并辔，虽时人深冬，却是名副其实的青春做伴。在当时的二人心头，除时不时被将临的离愁别绪侵扰外，更多的是面对毕生梦想的召唤。但即便诗书饱读，历史横胸，身前后，落叶飘飞，苏轼还不可预料到，此时此刻，与其说自己正投入前程，不如说正投入广阔无边的命运。要到许多年后，他才能亲身体会，命运的最大特征，就像他走过的浩荡长江，处处布满激流暗礁，明天的漩涡究竟会在何处，没有人能提前获知。从古至今，活在人间的每个人，无不在这样的命运笼罩之下。

十一月十九日。寒风萧瑟，冬雨连绵。这一天对苏轼来说，是心头弥漫感伤之日。赴任凤翔，是自己第一次远赴他乡，也是第一次离开父亲和弟弟，苏辙虽在相送，但二人走到距京师一百四十里外的郑州西门后，也就应了古人那句“送君千里，终须一别”的老话。苏轼携眷继续西行，苏辙则返回开封侍父。

在此前二十六年的生活中，苏轼与苏辙从未分开过一天。历史上也有以文学声名并驾齐驱的兄弟，如曹丕和曹植，却似乎找不到如苏轼和苏辙这样既以诗文同垂不朽，同时情感也深厚至极的兄弟了。去年二月从四川入京后，兄弟二人同居于丽景门汴河南岸的怀远驿，形影不离。苏辙自幼随兄长读书，父亲苏洵还曾直接“命辙以轼为师”，这些都使苏辙在情感上对苏轼极为依恋。某个雨夜，

轼纪风华

凤翔初赴任

远人

当苏辙读到韦应物“宁知风雪夜，复此对床眠”的诗句后，大起感伤，遂与苏轼约定，日后早退官场，以求兄弟一起团聚闲居，便是最大的人生快意之事了。

兄弟俩洒泪而别。感伤难抑的苏轼转过马头，登上一高坡回望苏辙背影，见弟弟正策马远去，最后能见到的，是他忽隐忽现的帽子。“郑西分马涕垂膺”的苏轼忍不住取纸笔写下一首《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的诗歌，其中既有“归人犹自念庭闱，今何以慰寂寞”的惆怅，又有“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的诺言提醒。

当苏辙离开视野，苏轼终于在“童仆怪我苦凄侧”的目光中转马向西，取道凤翔而去。

数日后，苏轼到达距郑州三百四十里外的澠池(今河南省三门峡市)。这是令苏轼百感交集之地。不仅澠池是战国时秦、赵会盟，商相如逼迫秦王击缶的著名历史之地，还因嘉祐元年(1056年)闰三月底时，苏轼兄弟随父苏洵首次前往京师赴途中，曾宿于该地。转眼已是六年过去。六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人事的改变已足够令人心生感慨。当年父子三人出成都，过剑门，经凤翔、扶风、长安，出关中后到达澠池，在一寺庙投宿，当日接待他们的，是一个法号叫奉闲的老僧。此时旧地重临，想起当年父

子三人结伴，今日却是自己独行西行，苏轼心有所动，遂寻到当日寺庙。进去后方知，奉闲早已圆寂，在寺庙破损不堪的墙壁上，当年父子所题的诗句还依稀可见。苏轼不由再次展读路上收到苏辙写下的《怀澠池寄子瞻兄》一诗，倍觉感伤，也写下一首《和子由澠池怀旧》的七律。这是苏轼青年时期写下的一首不朽之作：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即便在今天来读，也很难想象它出自一位二十六岁的青年手笔，但诗中的感慨又只有具有苏轼这样的才华和经历之人才能写出。字里行间足以令人体会，写下这首诗时的苏轼，内心涌动的情感波澜和人生变幻莫测的感慨，也难怪清大学士纪晓岚对该诗极尽盛赞“意境飘逸，则东坡之本色”，可见当时苏轼的天才已然成熟和爆发。

从澠池到凤翔还有八百里路程。沿途较顺，事情不多，史书载录的，只有他到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拜见京兆府刘敞一事。去年在京时，苏氏父子与刘敞均有交往，苏辙还在仁宗亲策于廷的制科考试前上书后者，称其“高亮刚果，士之进于前，莫不振栗而自失……辙愿执事有以少下之，使天下乐进于前而无恐……”可惜，上书不久，刘敞就出任永兴军路安抚使，人至长安了。身为庆历六年(1046年)进士、廷试第一的刘敞博学正常，意外的是他还特别好古，长安原为周、秦、汉、晋、西魏、后周、隋、唐故都，时不时有古器出土，都被刘敞悉数购藏。绝非附庸风雅的证明是，刘敞不仅从古物中考证出与先儒所说不同的三代制度，还提笔撰有《先秦古器记》一书。苏轼登门拜见后，刘敞与其颇为投缘，留苏轼“剧谈数日”，游石林亭时，二人一写一和，各撰二十四行诗歌一首，年近半百的刘敞对苏轼的评价是“有可敬之处”。

告辞刘敞后，孤独之情更甚的苏轼携妻子及童仆继续西行三百一十里路，终于在大雪纷飞的十二月十四日到达凤翔，距他和苏辙分手，刚近一个月。



墨子塑像。资料图

俊美，精神世界更令人敬佩：“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李白也喜欢写侠客，他有一首《白马篇》，笔下侠客是“发愤去函谷，从军向临洮。叱咤经百战，匈奴尽奔逃”。为大义，舍小家，方为侠之本色。

近代中国，风起云涌，更有琴剑胆之士为国为民奔走操劳，在他们身上，汇聚了华夏的千载侠气。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使万千中华儿女热血沸腾。鉴湖女侠秋瑾对酒高歌：“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也激动了一代仁人志士的心。鲁迅也对侠义精神颇为向往，他盛赞那些“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取法的人”，称他们为“中国的脊梁”，这些人当然也是“侠”，是开创我们现在幸福生活的今世之侠。

侠客们聚在一起，自然会发生说不完的故事，这些故事在民间传来传去，以至于真是假已经不再重要，在虚实空间，侠义的精神也便回荡在天地之间。

看唐代杜光庭的《虬髯客传》，虬髯客、李靖、红拂女号称“风尘三侠”，三人之间皆是一见如故，谈笑间便结为莫逆，托付终身，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人际关系，而三人聚首后，谈笑间便是风云际会，这种场面又出现在多少人的梦中。

若论规模，没有第二个侠义故事能出《水浒传》之右，正应了这部古典小说的英文译名《四海之内皆兄弟》，一百单八好汉聚义水泊梁山，何其壮观。虽然梁山好汉中的很多人也很难算是严格意义上的“侠客”，但是侠

义的精神却在那幅“替天行道”的杏黄大旗上随风飘扬。况且，《水浒传》中那些经典的故事大多都与侠义相关，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武二郎酒后打猛虎、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这些故事都为老百姓所津津乐道。

中国古代有“公案小说”的传统，多写清官名流在江湖义士的帮助下为民排忧解难、除暴安良，其中又塑造了不少侠客的形象，在民间广为流传。《三侠五义》便是其中的代表，包拯是人尽皆知的清官，在古代，清官断案自然少不了重重阻挠，这时候，江湖义士便纷纷登场，助“青天”匡扶正义。有意思的是，也许是读了《三侠五义》意犹未尽，人们还在“五义”的基础上塑造出了“小五义”的形象，他们大多是“五义”的后人，“小五义”中的徐良演绎出了一段“白眉大侠”的故事。这也许正预示着侠义精神在民间的根深叶茂——为了匡扶正义，侠客们代代相传，延绵不绝。

经过千年的流传，侠义精神在中国早已深入人心，它与每一个时代相结合，以不同的方式为人们带来希望与温暖。今天，我们似乎已经不太需要那种仗剑走天涯的“侠”，但其实，今世之侠在我们身边却比比皆是。

在自然灾害面前，那些冲在一线的军人和警察是侠；在突发事件面前，那些挺身而出的志愿者和好心人是侠；在节假日，那些孤身值守，舍弃与家人团聚的工作者是侠；在偏远地区，那些清苦一生，为更多人执灯传火的基层教师也是侠。正如金庸所言：“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我们每个其实都可以成为侠，只要我们胸怀天下，只要我们愿意为更多人的幸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侠的悄然，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诗路花语

迎春花

黄辛力

所有遭受严寒的人都像我一样渴望看到你的笑脸犹如在阴湿角落那那白头翁渴望一束温暖身心的阳光众生相信严冬终将过去春天会如期而至

隐喻已隐象征逃离你就这么迈着几千年不变的步履自然而坦荡地告白于大地这比什么仪式都盛大比什么言语都实在这比任何装饰词都美丽

你的出现就是一束光温暖一个季节那些被冻结的坚冰开始解封开始流动万物如我该醒都醒了不再迷茫

此刻我站在向阳的高坡轻抚你楚楚动人的红颜与你一起迎春接福

三月的风

徐永清

我看到海浪的眼睛那是黑夜里的渔火对应三月的春风岸上永远有不平静的守候一如发芽前的鸟鸣

古老的叙述可能来自老渔翁嘴里的烟斗故事里的主角在谋生的岁月里磨成了故事的讲述者倾听者坐在沙滩上在三月的春风里畅想或者犹豫

梦想在寄蟹的壳子里警惕地爬出来一脸羞涩一身风尘恍如半个世纪的相逢这与浩瀚的大海对视渺小的青春感到巨浪中的不由自主我们渴望抓住明确结果的答案一如牵着父母的衣角不问西东安然等着雾霭散尽然后跟着风奔向这个可爱的季节

在故事里晒出五谷杂粮

陈才锋

用雨虚构一个情节我愿在故事里晒出五谷杂粮那是村庄的一部分田野长满思绪让翻滚的内心里漫上枝头忽然的赞美，村庄开始萎缩起来离不开的根是一辈子的乡愁。田间地头的芳香是遗漏了的微笑切换许多年漂泊的思念孤独总是好奇般地重复着记忆一遍一遍赶在炊烟升起的时候点亮族谱上被忽略的标点符号



投稿邮箱 hnrzpb@163.com